



友好橋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友 好 橋

本 社 編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生活小故事七篇，內容都是反映解放後，農村廣泛展開了互助合作運動，農民們在集體勞動中和社會主義光輝遠景的鼓舞下，生產熱情空前提高，生活水平也逐步上升的景象。亦有一些是反映農民們新的精神面貌的。

友 好 橋

本 社 編

*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

上海衡山路五八弄二號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八號

利明印刷廠印刷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發行

*

書號：0136

開本：787×1092 1/36 印張：1 字數：18,000

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0001—5,000

定價：(6) 一角一分

目 次

友好橋.....	潘政邦	(1)
牆的故事.....	辛 夷	(5)
“仇家”變成了幸福的夫婦.....	周 基	(9)
八把破鏟鏹的故事.....	刁善興	(14)
秤的故事.....	何惜燼	(19)
全家入社的故事.....	何培剛原作 蕭 石整理	(23)
哥弟倆的故事.....	潘政邦	(27)

友 好 橋

潘 政 邦

姑姑溪的上游，有兩個隔溪相對的村莊：溪東的叫東壩，溪西的叫西壩。東壩人家有田地，在西壩，西壩人家也有田地，在東壩。只因為這溪上對直沒有橋，人們要到對岸去做活，十分不便，年年月月不知繞了多少冤枉路。

去年，東壩成立農業社，區長給取名“東方紅”。“東方紅”的社員們去溪西做活，要跑二三里外去找橋過溪，每人每天白白浪費半小時，二十個人就要浪費十小時，就等於少幹一個人的活。長久下去，這無形損失多大！年輕的人便提議道：“在姑姑溪上架一座橋不省事嗎？社裏樹木有的是。”可是他們一開口，大一點歲數的人就反駁過去：“架橋？奶氣的話。不懂事，別亂扯！”

事情是這樣的：在姑姑溪上，在東壩、西壩之間，本來是有橋的，而且是一座很堅固的木橋。只因為西壩出了個惡霸地主名叫吳有財，外號“瘦子馬”，是個鴉片煙鬼，瘦得像棺材裏倒出來的，心眼却挺壞。他說：“東壩離兔崽天天過橋，

把俺西壩地龍都給踩斷了。要定個規章，東壩的人過橋一次得收一次稅。”他又糾集了一夥被他“管”的壯丁跟東壩幹了一仗，打得兩邊頭破血流。從此，吳有財天天派人把守橋頭，不許東壩的人過。東壩的人又氣又恨，就在一個夜深人靜的晚上，堆上一些茅草和苞米稈子，一把火把橋燒掉了。“瘦子馬”聞訊，便叫大夥出錢讓他坐轎到縣去打官司。打了三年多，西壩的人家按人丁鍋灶攤錢一次又一次，聽說官司打到省了，可是誰也沒有看到一張狀紙片子怎樣。從此，西壩的人跟東壩的人結下了不解的仇，娃娃們碰見也要互相瞪一眼，遇到旱天搶水總是幹仗的日子，親戚也斷了往來。

解放後，“瘦子馬”給鎮壓了，姑姑溪上游算是除了個害。劃鄉時，東壩、西壩又劃在一鄉。兩壩的幹部常在一起開會，心裏那個疙瘩早解了；可是羣衆還有點不習慣，路上相遇還不吭一聲的。“東方紅”農業社剛成立時，社主任朱子雲很誠懇的跟西壩的吳允青（他倆是表弟兄）談：“俺兩壩沒座橋真不便。東壩羣衆要求恢復那座橋，你看怎麼樣？”吳允青說：“好嘛，俺再去聽聽羣衆意見，事情要大夥來辦的。”吳允青在西壩羣衆當中試探了一下，有的說沒意見，要動手大夥來架就是了；可是有些人不同意，他們說：東壩有社，想叫我們來給他們架橋，省工便利，哼，甬瞎想！吳允青瞭解了一下，知道這類人不在少數，他便回了朱子雲說：“不行，不行，還有人反對。”東壩想架橋的念頭只好暫時打消了。

“東方紅”合作社由於集體勞動，合理使用田地，採用新

的耕種方法，地裏打糧多，分紅分得多，社員生活也隨着提高了，半數以上的社員在信貸社裏都有儲蓄。“東方紅”這個社辦得有成績，縣裏表揚了，許多學生常常打着旗幟來參觀。這一些，西壩的人看得挺清楚，因此他們也巴望自己趕快辦社，好趕上東壩，跟他們過一樣生活。可是辦社沒經驗，怎開頭呢？大家一想，又想到互助組長吳允青的身上去，叫他去請“東方紅”社幫助。吳允青說：“前趟人家想架橋，俺壩不同意，叫人家碰了一鼻子灰。今趟請人家來幫俺辦社，曉得人家肯不？”大夥天天圍住吳允青，催促他去說說看。吳允青把這事告訴了鄉指導員。指導員說：“好嘛，這正說明大家社會主義覺悟提高了。”指導員並答應由他轉告朱子雲。

第二天，鄉指導員在東壩開過支部會議，就把這事和朱子雲談了。朱子雲開頭還不信。指導員說：“是你的表兄弟——吳允青請我說的。”

“他也還不是關公賣豆腐，人硬貨不硬！”

“怎麼見得呢？”

“西壩的事還不曉得？從前是‘瘦子馬’一人天下，現在是人多主意亂。”朱子雲一停嘴，鄉指導員馬上頂上去說：“那些不要管，‘東方紅’願去幫助他們不？”朱子雲又笑了起來說：“去，怎麼不去？我是講從前，事情是會轉變的，社會在前進，人怎麼會不進步！”

鄉指導員走後，朱子雲便去邀了社裏的程會計，晚上跟他一起到西壩去。他們幫助西壩搞了一個多星期，每天都

是吃了夜飯去，到下半夜才過溪回家。朱子雲每夜回家，吳允青他們都送他到溪畔，望着他脫下鞋，捲起褲管子撲咚撲咚踩水過去。這時，吳允青常嘆息着說：“唉，沒座橋，真不便！”大家也有同樣的感覺。

半月以後，西壩的農業社辦成了。大夥幹活的勁頭和從前不一樣，要求也比從前高了，都說去東壩跑冤枉路太多，幹不出活來。有人直接向社主任吳允青提出要搭橋。吳允青搜集了一些意見，便召集社員大會，研究搭橋的事。結果會上百分之百的通過，並且都要求造石橋。

吳允青去東壩把問題告訴了朱子雲。朱子雲驚訝地從凳上跳起來拉住吳允青的手，說：“好，我們社裏正又提出這



吳允青感覺朱子雲的手有一種特別的溫暖……

錢大昕圖

個問題來。現在就這樣決定：你們西壩造西邊的一半，俺東壩就造東邊的一半，合作把這座橋造起來。咱們兩壩今後更加友好合作，互相幫助，共同搞好生產，建設社會主義。俺建議把這座橋定名‘友好橋’。”吳允青感覺朱子雲的手有一種特別的溫暖，滲透到他的全身血液裏。

“想得好，老表哥！”吳允青有十多年沒這樣喊過朱子雲了，今天突然從內心裏喊出口，可是眼淚已經滿眶了。朱子雲望着吳允青，自己的眼裏不覺也潤濕了。

牆 的 故 事

辛 夷

張么娘和徐五嫂從農業生產合作社開完增產會議回來，已是深夜了。

會上，大家決定把她倆屋後那一畝田用來種菜，並且選出張么娘為小組長，領導女社員搞增產。這個決定使她十分興奮，她一直在想着怎樣來搞好這個工作。

這晚上，張么娘老是睡不着。她想着菜園裏將長出大棵的青菜，粗壯的蘿蔔；她想到再過兩年，收成就會更多了；她想到社長說今年還要使用化學肥料呢，日後栽出的蓮花白準比斗還大；她想起當初我們單身寡婦種地，人累死了，還長不出個啥。……

當她醒來，窗外已撒粉粉亮。她翻身爬起，扛上鋤頭，

走到徐五嫂門前，喊了兩聲，見沒動靜，就先去了。

在後院地裏，她把袖子挽齊臂彎，喜悅地舉起了鋤頭，在全村恐怕也是她最先開始這天的勞動。然而，她的鋤頭在空中停住了：透過麻麻亮的天色，她瞧見了橫在田中間的那堵牆，引起她想起了往事。……

兩年前，這裏土地改革剛結束，她和徐五嫂分到了這塊田。這塊田在屋子旁邊，人們都管它叫“屋基田”。地肥，油氣大，春天撒一顆，秋天就望得住收。但為了區別那是誰的，他們就在中間築了個土埂子。

土埂子到底很低，擋不住啥，徐五嫂養的雞、鴨、鵝隨時一羣羣地翻過土埂，把張么娘栽的青菜、蘿蔔咬得個缺缺牙牙，踩得稀爛。張么娘問着徐五嫂，她就說：“畜牲嘛，牠長腳，我還能把牠管得住？”

張么娘氣慌了，有時也就故意把豬放到徐五嫂菜園地裏，啃得蓮花白拖一片，掉一片的。

日後，她們兩家表面上都裝作不知道，背地裏却盡把自己的雞、鴨、鵝、豬朝對面趕，目的是想報復一下，哪怕只扯掉菜的一片葉子，心裏也像挺舒服。偏巧，有一次，張么娘的鴨子把徐五嫂最心愛的、才栽第一次的洋蔥連根拔了起來，徐五嫂一怒之下，竟打斷了鴨子的一隻腿。

這事一直鬧到了村長那裏。儘管村長過去為她倆解決這塊地的紛爭，都解決得很滿意，但這次却怎麼也解決不好；不知道哪個聰明人就出了這麼個主意，叫她們打夥在田

中間築道矮牆，活活地把田隔成了兩半。

整整兩年了，這道牆經過了日晒雨淋，磚頭泥塊已垮掉了許多，陰濕地方還長上了青苔，蜂在上面鑽了數不清的小孔。……

張么娘來到矮牆邊，伸手扯下一根枯草，又擰擰牆上的泥巴。“為什麼當初要修這道牆呢？”她一邊問着自己，又一邊想着：當太陽出來時，婦女組的社員們就都要到這裏來幹活了，難道十幾個人都擠在這方桌大的地方不轉身嗎？這比不得以前獨個兒搞呀。用手卡卡，牆有尺把厚，給牆佔據了的土地，要也栽上菜，不又會增產麼？

她越盤算就越想把牆推倒，用手指按一按，腐朽的泥塊搖動着，落下許多碎屑，她急忙縮回了手：還沒有和徐五嫂商量過，就這麼推倒了，不會惹起大家過不去？她忘不了自從修這牆以來，她倆就日漸生疏，要不是入合作社後，彼此逐漸有了了解，真是連話也不會說的。

不過，往回想，既然都入了社，幹活在一起，開會在一起，有如一家人，那裏還能顧這顧那，萬一做得不對，就在社員會上討論也行。想到這裏，頓時就有了勇氣，她用力一推，泥塊嘩啦啦地垮下了一大片，黃煙四起，嗆得她蒙住口鼻，不住咳嗽……

張么娘正在發愣，猛聽得身後誰在大聲發笑，轉身一看，原來是女社員同志們已經來了，正站在那裏望着她笑呢。這時在人叢中站着的徐五嫂，呆呆望着土牆，臉上那麼嚴

肅。張么娘還以為徐五嫂是在嘔氣，說不定一場爭吵就要開始。她懊悔沒有預先和她商量。她輕輕走過去，想賠個不是，但徐五嫂突然轉過身，抓住她的臂膀，接着說“你……”

張么娘半解釋地說：“你不是說要想法增產嗎？所以，我就這麼作了！”



徐五嫂抓住她的臂膀，接着說：“你……” 丁斌增 韓和平圖

徐五嫂道：“你做得好，你走在我前面了，我天天想着增產，却沒有想到這也是增產的一個法子啊！”

“怎麼，你不怪罪我嗎？我沒有跟你商量過。”

“商量啥？我也正是這樣想啊，把這牆平下來，還要多栽兩三路青菜呢！”

女社員們在一旁看呆了眼，這時也耐不住贊同她倆的想法，於是大夥七手八腳幹了起來，檢磚，挖牆基，担土塊……。

“嘿，咋樣？你休息吧，讓我來挖。”徐五嫂以為張么娘累了，來拿鋤頭。張么娘也堅持不息，兩個人笑嘻嘻地扭成一團，惹得大家哄笑起來。

青年團員馮素貞取笑張么娘道：“牆挖了，你不怕徐五嫂的雞鴨翻過牆來吃你的青菜嗎？”

張么娘正要答話，徐五嫂搶先開了腔：“還說呢，你們來看。”她把大家帶到她家後門那裏，用手一指，原來她在後門外新修了一個竹欄，雞、鴨、鵝都圍在裏面。見她們來了，那些雞、鴨、鵝還怪聲怪氣地叫個不停。徐五嫂說道：“如今不比以前啦，社裏的莊稼各家都有一份，糟蹋了還不都是糟蹋着自己的嗎！”

“仇家”變成了幸福的夫婦

周 基

這一回，我從北京回漢口去，路過謝家橋訪舊友李書記沒遇，天已黑了，就決定到一個熟鄉親老夏家借宿。

謝家橋，在我是一個很親切的地方。我曾經在這裏住過很久，關心這裏的人們——老鄉長，團支書月妞……，特別是老夏和于嫂這結了“冤仇”的兩家子。

老夏在舊社會是個受苦的單身漢。夏秋間出去拉活，冬天在山裏邊和別人合夥燒炭，總是在外邊的日子多，在家的時候少。土地改革後，分了二畝多地，這地就在河北岸于嫂

的三間房子後面。他把二畝地種植得齊齊全全，家裏還養了一頭三十多斤重的小豬，日子的確過得挺旺盛。于嫂寡婦娘兒兩人，種地不得力，常靠屋後幾竿竹子，編些簍子、篾子，換米下鍋。一天，于嫂去開會，回來一看，老夏家一個豬娃子正在竹林子裏拱地呢，粉嫩的竹筍給拱壞了一大片。她心可痛死啦，趕着豬娃打，嘴裏吆喝了幾句。不料好翻瞎話的劉大個子，對老夏說她提名指姓地罵了大半天。從此，他們兩家子就開始結了怨。

事情都碰得巧哪：老夏地裏種上了白菜，葉子長有銅錢大了。那天，于嫂不在家，她那個小兒子秀民也到學校去了。天黑，于嫂回來時，只聽老夏嘴裏不乾不淨地吵嚷起來，說白菜叫雞啄完了。于嫂跑去一看，白菜苗一棵也不剩了。她又埋怨兒子，又氣雞子，裏裏外外跳了半天不住嘴地罵。老夏脖子一硬，死啃住一句，說她是“報復”，故意放雞去吃他的白菜啦。他不由分說，就紅脖子扯臉地吵起來。于嫂氣急了，回他說：“雞吃了你的白菜，你的豬拱壞的竹子也夠賠的啦。”老夏小麥稽火脾氣，回去不等天明，就把豬仔賣啦。她氣的把幾隻雞也賣啦。從此，兩家子結下了不解的“冤仇”，誰來調解也不成。娃娃們編了個小唱說：“于嫂和老夏，對門不說話，要聽見說話，不吵就是罵。”那時，我還在謝家橋，知道了事情的經過，覺得問題雖不大，可是“木不鑽不透，話不說不明”，總得找個適當的機會，兩家當面談明白才是。這時，恰巧上級調我到北京學習，我只得找月姐談出我

的意見，託她辦。她說她也正想法解開這個疙瘩哩。

老夏和于嫂，如今怎樣了呢？我一邊走着，一邊想着。真使我吃了一驚，難道我走錯路了嗎？在耀眼的雪光下，連老夏那個小屋的影子也不見了，可是竹林、石板橋，還是老樣兒，難道老夏搬到鎮子裏住了嗎？迎着雪花打來的方向一瞧，于嫂的老住房也不見了，所看見的是帶有院牆的幾間新房子，從矮牆上射出燈光來。這時，風雪越來越大，無論如何，我也得暫時到老鄉家烤烤火了。

“唉，真真想不到，哪風把你吹來的呀！”于嫂喜笑顏開地把我迎進屋，就使手巾給我摔打身上的雪。

“大北風吹來的呢，沒有想到吧？”看她的神情有些異樣的歡喜，我也更加高興起來：“我還沒想到是你住在這裏呢？房子不一樣了哪！老夏家搬哪裏去了？”

她“刷”地一下，脖子、臉紅個透，好半晌沒講出話來，只說：“我給你先燒壺茶去，今年的茶葉收成好呢！”她彎下腰，把炭火挪到我跟前：“你先烤烤吧，一路凍得夠受的。”她好像咳嗽了兩下：“說起來話長哩，等他回來告訴你吧。”她匆匆地到灶屋裏去了。

但我終於知道了她不好意思告訴我的事。

互助組成立起來了，老夏、于嫂都參加了，就是月姐領導的那一組。第一次會開完後，月姐單把二人留下來，談到三星正南，疙瘩算解開了。但兩人見面時，可說的話還是不多。眼看麥芒黃了，老夏還是披着棉襖，買了幾丈布也沒處

找人縫。月妞找到于嫂，問能不能代他縫一下，可以工換工的。于嫂滿口應承下來。不過三天，老夏穿着一身新褲褂找月妞：“于嫂吃水很費難，秀民又上學，我每天替她挑兩桶水，行不行？”第二天，血紅的太陽才爬出東嶺邊時，月妞就看見老夏挑着空桶從于嫂家出來，還連聲說着：“謝什麼？互助……就是互相幫助哪！……”老夏結結巴巴地說着，好像他已懂得了一個新道理。



老夏挑着空桶從于嫂家出來，還連聲說着：

“謝什麼？互助……就是互相幫助哪！……”

一眨眼，離春節沒幾天了，政府統購糧食的任務佈置下來了。于嫂賣了一百二十斤。那天大北風飄起小雪花，眼看天陰下來，就要耽誤送糧進倉，于嫂正發愁，恰巧老夏匆

匆地走來說：“我賣一百五十斤糧，不夠裝一輛推車，你有多少？一齊裝去吧！”于嫂一想，滿對勁，就答應了。可是她覺得，迎面的大北風，推着車子走，可太苦累了。她從屋裏拿出一條麻繩，往車頭上一縛，隨即喊：“秀民，你天黑把大門關上吧，我跟你老夏叔送糧，趕二更天才能回來呢。”

“風太大，你不要去吧！”老夏擋着她說。

“風大，你還不是一樣？別說啦，快走吧！”于嫂到底還是一起去了。

從那時起，他倆一天一天互相要好起來，誰一離開誰就覺得有很多不方便，能多在一起談談生產的事，心裏很是高興。

在春節那天晚上，月姐互助組開了兩個會：第一個，宣佈互助組正式轉成農業生產合作社；第二個，老夏、于嫂行結婚典禮。老夏搬到于嫂家住，他那草棚子拆除了，剩下的一片白地也刨起來種上竹子了。不知誰又編出幾句小唱，村裏的孩子也唱起來了：“老夏跟于嫂，互助合作好，兩家成一家，永不再爭吵。”

聽見窗外有小豬的哼哼聲，房簷下吱吱咕咕的雞叫，我忍不住笑了：“現在不再吵架了吧？”

“不久前，還吵過兩次呢，一回是，他說：‘無論怎樣集體化，山地總沒法使用拖拉機。’我說：‘有毛主席領導，什麼困難都能克服。’他問我怎樣解決，我也說不上，抬了一陣子槓，也沒個結果。另一回是，他從縣城開會回來，給秀民買了筆